

罗国士 刘迪华 著



黑水魂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黑水魂

—
罗国士 刘迪华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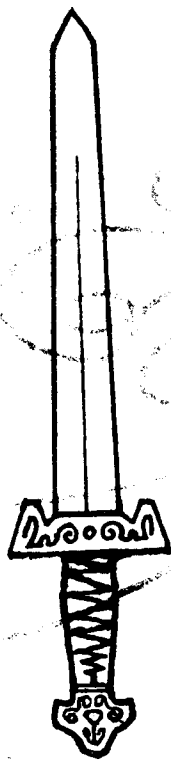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黑水魂

二

罗国士 刘迪华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一部具有传奇色彩和浪漫气息的长篇小说。

十九世纪中叶，流放黑水的捻军首领赵保义，无意中从虎口救出沙俄边防军越境时丢弃的小洋孩皮什可夫斯基，又从江中奋力救出抗暴勇士的遗孤唐大成。在此后二三十年动荡的岁月中，小洋孩变为效忠沙皇、妄想以十字架征服中国的主教；而唐大成在黑水的哺育下，受到了汉、满、赫哲、达斡尔族人民强烈民族感情和爱国主义的熏陶，经历了打猎、挖参、伐木、放排等严酷环境的磨炼，成长为带领人民抱团抗暴的义士。他苦练武艺，大闹教堂；截拿偷运鲜鱼的内奸，智擒抢窃粮食的俄夷；庙会聚义，巧诱内奸受缚；法场比武，大灭敌人威风。在这一次又一次的殊死搏斗中，表现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英雄气概和克敌致胜的无穷智慧。

封面、插图：吕敬人

黑 水 魂

罗国士 刘迪华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850×1168 1/32 24印张 4插页 540千字

1980年2月北京第1版 1980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,000册 定价1.85元

第一章

咸丰元年五月，也就是一八五一年初夏。

黑水北岸，外兴安岭南麓的边陲古道上，行进着一彪人马。他们身穿圆领号衣，头戴红顶缨帽，挎着腰刀。箭囊里插着梅针箭，马背上驮着铜釜、帐幕之类的行军用具。队伍的最前面，是骑马的探路兵；后边，几个亲兵簇拥着一位年纪不过三旬，骑着黄骠马的官员，蓝顶子和绣虎补褂，标志出他的官阶是佐领。

一杆鲜艳的黄龙旗，被江风吹得呼呼飘响，在碧草绿树之间移动，显得特别醒目。

这是清朝的一支巡边队伍。半月前，他们由卜奎^①出发，经过八百里驿道的最后一站——黑龙江站，从瑗琿的摆渡房上船过江，踏上了这条边陲古道。

阳光消融了残雪，春天来到黑水两岸。河岸旁，柳丛抽出了毛茸茸的嫩枝；成群的鲤鱼、草根、胖头鱼，甩着尾巴挤进牛满河、基柳依河，抢吃嫩绿的水草。山坡上，达子香绽出了粉嘟嘟的蓓朵。到处是抽芽吐绿，迎风摇曳的枝条儿、花草儿，象是肥沃的大地伸出无数双热情的手，在召唤它勤劳的儿女。

对猎人来说，这是一年一度的鹿茸期。三五成群的鄂伦春猎手，驮着帐篷，挎着鹿哨，向山里的围场进发。对庄稼人来说，

① 今齐齐哈尔。

这是千金难买的春光。刚烧了荒的土地，覆盖着一层厚厚的草木灰，余烬犹燃，冒着白烟。一张张开荒翻地的木犁，宛如一条条小船，穿行在辽阔的“海面”。犁后，留下一溜溜油汪汪的黑土，就象船行过后的波浪在翻滚。汉族、满族和达斡尔族的庄稼汉们，一边吆喝着牲口，一边向相距很远的熟人打着招呼。他们拖得长长的悠扬的声音，在平展展的田野上，传得很远很远……

探路兵关景云放松了手中的缰绳，让坐骑缓辔徐行。他那无法抑制的激动的神色，象是要把这一切都装进心里。

前边，是一马平川。黄褐色的古道象一根带子，从嫩绿的碧草中穿过，逶迤北去，直通远处的一个山口。道两旁，在碧毯似的狼针草和落豆秧中间，夹杂着一簇簇野玫瑰、白芍药和黄花菜。草甸子里，忽然闪出一个明晃晃的月牙形的水泡。成千上万的大雁和野鸭呱呱叫着，在水泡子四周翻飞，觅食，絮窝。一对黑天鹅，抬起长长的脖颈，十分悠闲地在水面上游着，用蹼脚划出一圈圈波纹。

突然，一只金黄色的大狍子领着两只狍崽，箭一般从草地里横穿过来，跑到古道边，却又象被谁使了个定身法，蓦地在巡边官兵马头前十来步远的地方停住了。它支起两只耳朵，小黄眼珠一眨不眨地瞅着关景云。两只狍崽也旁若无人，一头钻到母狍肚皮底下，小脑袋往乳房上拱几下，伸出嫩红色的小嘴，吮起奶来。

关景云下意识地箭囊中抽出一支梅针箭，搭上弓弦，瞄了一下，却久久没有射出。

母狍子微微侧着脑袋，好奇地看着关景云。不一会，小狍崽也象它妈那样，傻乎乎地歪着小脑袋，一动不动地瞅着关景云手中的弓箭出神。

一个士兵悄悄走近关景云，轻声催促：“快射！”说着，他也抽

出一支箭来，跃跃欲试。

关景云却捏住箭杆，用手指拨动弓弦，嘣地一声，虚发一箭。

豹子听见响声，象是突然清醒过来，领着狗崽，撒开四蹄，窜过古道，消失在草莽中。

那个士兵惊奇地问：“你咋不射呢？”

“你就知道射！”关景云猛一回头，有点生气地反问，“射死了母豹子，谁带狗崽？”

看见关景云眼里微微罩着一层雾气一样的泪花，那个士兵更加惊奇了：“你咋的了？有啥不顺心的事呀？”

关景云忙把箭插回箭囊，又把弓背在背上，掩饰地说：“没啥，没啥……”轻轻一抖缰绳，把那位吃惊的同伴留在后面了。

马蹄嗒嗒。关景云眼前出现的，已不再是明媚的春光、宜人的景色；透过他迷蒙的泪眼，那个终生难忘的苦雨凄风的傍晚，又来到他眼前……

那是八年前的秋天，一个细雨霏霏的下午。八岁的小景云，跟着妈妈到山里去采秋耳。木耳挺厚，娘俩采了一堆又一堆，不知不觉，天色已晚。娘俩正待往回走，忽听一阵马蹄声，抬头一看，柞树林子里跑出几个高鼻梁、深眼窝的老毛子来。有的扛着三根木棍，有的背着皮包，有的摇晃着小旗儿。领头的老毛子红头发，络腮胡子把脸盖得严严实实，只露出两只绿眼珠和一个又尖又高的鼻子。娘俩就象见了戏文里的妖精一样看呆了。那个大胡子洋人忽地卷起手中的两面小旗儿，从怀里掏出个带把的小铁管儿，朝娘俩一瞄。小景云正在纳闷那是个什么玩艺儿，忽见眼前火光一闪，打雷似地响了一下，妈妈哎呀一声，就趴在木耳筐上起不来了。小景云连忙去扶妈妈。妈妈已经脸色惨白，胸前冒着鲜红的血！他摇晃着，呼喊妈妈。妈妈没有出声，只是抬起手来，挣扎着向柞树林指去……

小景云顺着妈妈手指的方向看去，那群老毛子已经骑上马从树林里走了，留下了一阵鬼似的嚎叫和笑声……

从此，小景云成了孤儿。从小疼他的姐姐慧芳和姐夫唐镇山把他接到家里，象妈妈一样待他。幼年丧母在小景云心上留下的伤痕，又渐渐在姐姐的爱抚之下愈合了。

然而，不到六年，有一天，下江打渔的姐夫把姐姐背回家来，说是她撞上了魔瘴，得了急病。从此，姐姐卧床不起，一天天消瘦下去。焦急、疑虑、劳累，使十四岁的景云心上的伤痕又裂开了！半年后，好不容易找到个妙手回春的老大夫，给姐姐开了药方，里面偏偏又有一味半斤以上的六品叶老山参。这样的宝货到哪去找呢？他们四处打听，八方托人，仍无希望。最后，关景云只好咬牙自己去挖。他刚要跟一伙刨夫进山，偏又遇上在旗的青壮年应征。他没有能够进山给姐姐找山参，却编入苏尔图佐领手下巡边了。因为他机灵、勇猛，熟悉这一带山川地理，更兼十分勤快、懂事，不到两年，很快就受到苏尔图的赏识，派他作了探路兵。

离开卜奎以来，一路之上，每逢碰见刨夫猎人，他总要打听有没有棒槌^①。但刨夫们拿出的都是些不过二两的四品叶以下的。一问到了六品叶时，都摇头叹息，说这种宝货百年难遇一回。渡过黑水后，有个猎手告诉他，前面过河有个山神庙。大家都怕山神爷^②发脾气，谁也不敢去那一带照量，因此，那里兴许藏有老山参。他打定主意，只要一过河，就求佐领苏尔图开恩，让他前去寻找一棵救命人参。想到这里，他带着几个旗兵，轻轻挥起一鞭，马儿撒开蹄儿，一路小跑起来，不一会，来到一条河边。关景云连忙跳下马，站在河边察看。

① 即人参。

② 常闻森林的人管老虎叫山神爷。

消融的雪水使河床涨满，水流又深又急。关景云试探一下，水凉砭骨，无法立稳脚跟。他寻觅一阵，没有发现舟楫，绕了几个地方，也没有找到可以涉水的浅滩。

旗兵们站在河边，眼望着有增无减的河水，脸上现出焦躁的神色。

关景云心里更是十分焦急，不仅因为他要赶过河去采救命棒槌；而且他知道，前边还有两个鄂博^①需要巡察，虽然只有七、八十里路程，但是道路蜿蜒曲折，两旁深林密蔽，时有河川阻隔，十分难走。如果在这里耽搁的时间过长，最后就可能逾期，要受到二大人^②的笞杖。他又沿河走了一程，忽然发现一处土坎下有堆燃剩的篝火，旁边乱扔着一些火柴梗、烟蒂和罐头盒。他低头细细一看，说了声“不好，有俄夷越境！”便急忙回头向佐领苏尔图报告。

佐领苏尔图跳下马背，急步走到篝火前，仔细察看了罐头盒上的商标和俄文字母，又伸手往篝火堆上试探了一下，感到余温犹存，不觉双眉倒立，大叫一声：“搜！”

关景云和几个旗兵得令，在沟坎、树丛等隐蔽处搜索了一番，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。关景云又放眼向岸边看去，见有几处青草倒伏，河滩上隐隐可见几行浅浅的脚印。他连忙顺着脚印，来到河边，又发现一条又宽又深的沟辙和半截变黑糟朽的缆绳。显然，是有人将这里的桦皮船推下河，坐船过对岸了。

“过河，追！”苏尔图下达了命令。

关景云首先涉水。刚走出十多步，水深已经过腰。湍急的水流使他站不住脚，把他象灯草一样漂了起来。他想泅水过去，但试了几次，都被急流冲了回来。

① 石头堆成的边界界标。

② 副都统的俗称。

一位年老的旗兵，跟在关景云身后，刚走出几步，便一个趔趄扑到水里，被浪头压入水底。亏得景云手疾眼快，把他拽上岸来。

苏尔图眼见不能强渡，便让旗兵生起一堆篝火，烤炙湿衣。他自己时而站在河岸凝望，时而来回踱着步子思索对策。突然，他眉梢一扬，对大家说：“有办法了！”

“大人高见？”

“那里勒泰的办法！”

一听“那里勒泰的办法”，旗兵们都记起一个有趣的故事。

那是一六八六年雅克萨大战^①之后，中俄签订了《尼布楚条约》，划定了边界。条约规定，外兴安岭以南，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都是中国领土。因此，康熙皇帝派出官吏在额尔古纳河和格尔必齐河等处树立鄂博。每年五月，由卜奎、墨尔根^②和瑗珲三城派遣官兵巡查，回来后向将军、副都统呈报。有一年，墨尔根协领那里勒泰率领官兵从黑龙江进入精奇里江，往北经托河口，到达外兴安岭。归途突然遇到河水暴涨，既无法涉水，又无舟楫可渡。这些经过一个多月长途跋涉的官兵，一个个都十分疲惫，粮食也快吃光了，还时时受到狼群的威胁和蚊虻的侵袭。在荒原野径中耽搁，实在危险。那里勒泰急中生智，叫兵丁杀了两匹马，剥下马皮，缝制成一条“扎哈”^③，顺利渡过了河。后来，他就建议预先用桦皮制成扎哈，放在江河边，以备急用。

“那么，这河边的桦皮扎哈怎么没有了呢？”一个年轻的旗兵

① 雅克萨位于黑龙江上游北岸，原为我国达斡尔族头人的城堡，后为俄国哥萨克匪徒侵占，易名阿尔巴津。一六八六年，清廷派兵围攻雅克萨，严惩入侵者。

② 今嫩江。

③ 小船。

望了一眼油浪翻卷的河水。

关景云手指树桩上留下的半截腐朽缆绳说：“早叫越境的老毛子弄走了。”

不多会儿，两个兵丁已经杀了两匹坐骑，用马革制成了扎哈。关景云带着几个旗兵立即渡河探路。

到了对岸，刚刚爬上陡峭的河岸，关景云一眼就看见几里外的山坡上，插着一根红白相间的木杆；不远处，有面红白两色的小旗在舞动。十有八九，这就是越境的俄夷。

苏尔图过得河来，看见这般情景，想起最近阅过的邸抄上写过，沙皇尼古拉一世屡起觊觎邻国领土之心，成立了什么“特别委员会”，并派出科学院院士，“考察”西伯利亚东部和东北部。眼前，这些胆大妄为的俄夷，竟把魔爪伸到了外兴安岭南坡的天朝境地，岂能容忍！他炸雷般喊了一声：“追！”便催动坐骑，向插着标杆的山坡急驰而去。关景云和众兵丁立即排成战斗队形，奋勇跟上。

苏尔图一马当先，冲到坡前。几个穿着奇装异服的俄夷越境分子纷纷四散奔逃。在抱头鼠窜的俄夷中，一个穿白制服上衣，镶红边马裤的大胡子哥萨克，从这棵树闪到另一棵树，一边向奔逃的伙伴们吆喝，一边向离他不远，已经吓得魂不附体，抱着棵小树筛糠似的一个小老头靠拢。并且，他急忙拔出双筒手枪，向追在最前面的苏尔图瞄准。

关景云情急智生，立即拈弓搭箭，“嗖”地一声，梅针箭飞了出去。

正在瞄准的大胡子哥萨克听见弓弦响声，抬头一看，只见一支羽箭带着寒光向脑门飞来，连忙将身一闪，随即扣动了扳机：“呼！呼！”

苏尔图的坐骑中弹，一个“人立”倒在地上，把苏尔图从马背

上摔下，骨碌碌滚下坡去。

关景云没有后退，他跳到一块石头上，指挥众兵丁放出一排乱箭，随即拔出腰刀，追了过去。

一排飞箭从大胡子身边、耳旁、头上纷纷擦过，断枝碎叶雨点般落在他身上。大胡子一看，这群手握弓箭大刀的外国士兵，全然不惧他手中火枪的威力，已向他形成包围圈扑来，再不逃跑，他就要成为落网之鱼了。于是他连放几枪，猛跑几步，窜到那个花白胡子的小老头跟前，象拎小鸡似地把他往背上一扛，一手拎起地上的皮包，撒开长腿，没命地跑起来。

摔下马的苏尔图并没受伤。亏得刚才关景云的一箭，吓得大胡子一愣，枪口偏低了一些，枪弹只是击中了坐骑。他嘉奖了关景云和众兵丁，让牲口驮着行军用具和缴获的仪器，立即向附近的一个鄂博走去。

这个鄂博座落在一处山口，是康熙年间设立的。原先，只是用些石头垒成一个圆锥形的石堆，以后，巡边的官兵逐年往上添加石块，慢慢垒成一座小石山。这样一座座神圣的界碑，从额尔古纳河、格尔必齐河一直排到外兴安岭黑龙江口，象一个个忠诚的哨兵，顶着烈日、寒霜，挺立在祖国的东北边陲。

远远看见鄂博，苏尔图和兵丁们立刻跳下马，就在附近的树上拴好坐骑，他们的神情变得异常庄严。苏尔图整一整朝冠，拍打战袍上的尘土，扶正了腰间的宝剑，一步一步向鄂博走去。

走到鄂博跟前，一种肃穆而神圣的气氛笼罩着队伍。没有人说话，也没有人大声呼吸，全都凝神注视眼前的小石山。

月出日落，冬去春来，岁月的长河流逝了一百多个严寒酷暑，石块的隙缝里积满了泥土，落下了各种花草的种籽。那些数不清的山花、野草，一朵朵，一丛丛，象是给神圣的界碑戴上桂冠，披上绶带，缀满勋章……



苏尔图的眼睛慢慢湿润了。从这些古老的石块上，他仿佛看见了百多年前自己的祖先挥舞宝刀，英勇奋战的情景。当萨布素将军^①奉旨率部挥戈黑水，抗击罗刹^②时，居住在精奇里江饱受俄夷残害的达斡尔族各莫昆^③，挑选最好的射手，由他的祖先率领，赶到萨布素将军与俄军接仗开火的乌鲁苏穆丹^④。他们人不解甲，马不歇鞍，立刻和汉族、满族、鄂伦春族的天朝大军一起，冲入敌阵，锐不可当，杀得入侵的罗刹抱头鼠窜，溃不成军。萨布素将军一直杀到雅克萨，围住了强占大清圣土的强贼，一举聚歼，大获全胜。苏尔图的祖先受到嘉奖，被封为朝廷命官，镇守边陲，功名一直传到苏尔图……

此时，阵阵起伏的松涛，象当年勇士冲锋陷阵的呐喊怒吼，小河闪亮的波光，象当年勇士挥动宝刀的寒光。苏尔图更加觉得脚下这块洒过祖先鲜血的土地是多么神圣不可侵犯，而自己肩上镇守边陲的担子是多么沉重而不可推卸！一股热烈而崇高的感情似乎顺着热血在全身奔流，他把手向旁一伸，一个亲兵立刻把一块刨光的木牌和准备好的笔墨递给他。苏尔图在木牌上工工整整地写上“咸丰元年五月廿五日”，后面写上自己的名字。然后，用桦树皮将木牌包好，轻轻放入鄂博底下一个石窟里；同时，从里面取出上一年巡边官兵放进去的木牌，回去好由他面呈副都统。

几个旗兵从附近捡来一些石块，苏尔图恭恭敬敬地放在鄂博上。这时，他才依依不舍地转过身来，向坐骑走去。

① 黑龙江将军。清朝著名的抗俄将领。一六八六年，奉令率兵包围雅克萨，严惩沙俄入侵者。

② 黑龙江各族人民对沙俄哥萨克匪徒的俗称。罗刹原为梵语，意为恶魔。

③ 血缘相同的人们的共同体。

④ 位于黑龙江中游著名的河曲上。

没等苏尔图走近，那匹黄骠马忽然不安地长嘶起来，前蹄慌忙刨着树下的枯枝腐叶，接着，右侧山峦传来一阵令人心悸的虎啸。关景云忙说：“不好，有山神爷！”大家刷地抽出刀来，紧张地向右侧搜寻，吼声却渐渐减弱，不一会变成隐隐的长鸣，消失在深山幽谷之中了。

苏尔图神色异常严峻：“刚才碰见俄夷越境，现在又传来猛虎长啸，想必越境罗刹仍潜伏山林，尔等再仔细搜寻，不可有误！”

“噻！”众兵丁纷纷散开，向四周搜索起来。

果然不出苏尔图所料。当关景云和另一名年轻的领催在离山神庙不远处搜寻时，忽见前面林中空场上闪出一个人来，走走停停，象在找什么东西，又象在提防什么。待走近了，他们看得清清楚楚，正是上午逃窜的那个大胡子罗刹。

“快下去抓活的！”领催说。

“你追他不会跑吗？跑进树林连死的也捞不到。”关景云说。

“那咋办呢？”

关景云没有回答，两眼直盯着大胡子哥萨克。看他渐渐转向右侧一条小道，关景云高兴地说：“走，到前面去等他。”

不到一袋烟工夫，关景云和领催翻山穿林早早堵住了大胡子哥萨克必经的道口，隐蔽在榛棵丛中。

大胡子果然来了。透过榛棵缝隙，关景云看清了那张盖满黄胡子的脸，那个尖尖的鹰钩鼻子，还有那双凶光毕露的绿豆眼，心头不由得一惊，这不就是八前景云跟妈妈采木耳时看到的那张脸吗？尽管岁月在上面又添了许多印记，但这张集中了人间全部残忍、贪婪的丑恶的脸，他一辈子也不会忘掉。

真是冤家路窄！在同一块土地上，在同一片树林中，大胡子哥萨克克留契诃夫又和关景云碰上了。不过，这一次，轮到关景

云用弓箭瞄准他了。

克留契诃夫走走停停，越是走近山口，走得越慢。忽然，他停住脚步，晃动脑袋，原地打起磨磨来。这个年纪不大，来黑水却有八年历史的殖民分子，多次越境，均有所获，由一个普通的士兵升为边防军少尉。他自恃地形熟悉，运气好，当俄国成立“特别委员会”，并从彼得堡派来一位科学院士——那个小老头，要对阿穆尔河^①进行“全面考察”时，他一拍胸脯，把带路、保驾两重任务一齐抓到了手。出发前，他按吉普赛人的方法占了一卦，命中注定他要名利双收，更增加了几分勇气。谁知人才过来，院士刚把三脚架支上，就撞上了大清的巡边队伍。一阵短兵相接，他舍命救出院士和那个宝贝皮包，却把考察队的帐篷丢在异国的土地上。帐篷、日记、军需品都是小事，他知道俄国外交家有装傻、硬赖的天才，再加点讹诈恫吓，小小的麻烦很快就会过去。但是，他那个留在帐篷内的宝贝小外甥皮什可夫斯基，也一齐不知怎么丢了。

皮什可夫斯基是他大姐的独生子。他大姐夫早逝，在遗嘱中给儿子留下一笔雄厚的家产。年轻的大姐为了这笔家产誓不改嫁，虽然这并不妨碍她照样花天酒地，打发自己的风流年华，但由于过渡的酒色，终于又倒在病床上，一蹶不振。为了以皮什可夫斯基的名义继承的这笔财产不至旁落，大姐临终前将遗嘱、孩子和家产一齐托付给自己的弟弟。克留契诃夫一夜之间成了百万富翁，皮什可夫斯基就是那棵神秘的摇钱树。

这次越境，小外甥死乞白赖要跟来。他一反平日百般溺爱的常态，绷着脸训了外甥一顿。谁知他们的船走出老远后，皮什可夫斯基竟悄悄儿从船舱里钻出来。克留契诃夫气急败坏，进

① 俄国对黑龙江的称谓。

退两难，而喜欢孩子的老院士趁机说情，随从们也一齐起哄，天性好奇的皮什可夫斯基就这样跟着越过边境，钻进了异国的大森林。

谁能料到，这棵神秘的摇钱树突然失落了，也许已被异国的官兵送到遥远的京城，也许已被猛兽送进辘辘饥肠，而他到手的财产也将因此而被人夺走，并将他这个丢失外甥的舅舅送上法庭。

这些，就是克留契诃夫虽已脱险却又再入险境，舍命寻找皮什可夫斯基的原因。最初的狂热，使他战胜恐怖，走过了林中空地，然而当他面对黑黝黝的山口时，却怎么也不敢迈步了。那多么象大张着的虎口呵！老奸巨猾的越境分子自然明白：大清巡边的官兵尚未退去，很可能就在附近埋伏，就象挖好的陷阱等待猛兽一样；那些采参打猎的契丹，也可能突然出现在他眼前，会象对付一头孤狼那样收拾他；更不用说还可能撞上随时出现在密林中的猛兽。恐怖象一只大手，将他紧紧攫住。这个曾以屠杀异国手无寸铁的妇孺为乐的殖民分子，此刻象没头苍蝇似地打起磨磨来。

一只山鸡突然从他脚下扑楞楞飞起，带着一串咯咯惊叫！克留契诃夫象是猛挨一拳，退回几步，扭身就跑起来。

“嗖！”忽然一支梅针箭从他身后飞来。他本能地一低身子，趴在地上，发觉头上的帽子被射掉了。这一箭既把他射得魂飞魄散，也将他从慌乱中射得清醒过来。极度的恐怖，反而使他集中精力，绞尽脑汁要摆脱危险。凭多次与契丹遭遇交手的经验，他判断这里伏兵不多，没有火枪，而且从箭的力量和速度来看，伏兵相隔很远，只要钻进密林，就可得救。他一个鱼跃，弓腰猛窜几步，再突然趴下，又躲过两支接连射来的梅针箭。离树林只有五、六步了，他觉得死神已被甩到身后，胆子一壮，劲也上来